

國書
民叢

第二編

• 98 •

張菊生先生七十生日紀念
蔡柳二先生壽辰紀念集



上海書店

民國叢書

第二編

· 98 ·

綜合類

張菊生先生七十生日紀念論文集

胡適 蔡元培 王雲五編

蔡柳二先生壽辰紀念集 徐蔚南編

上海書店

胡適

王雲五編

蔡元培

張菊生先生七十生日紀念論文集

本書據商務印書館1937年版影印

徵集張菊生先生七十生日紀念論文啟

本啓於二十五年六月間分發於張先生的朋友幾十位，承他們一一復函贊同，但因限期很短，有許多位已經擔任撰文的，屆時都不及交稿。所以先把已收到的論文二十二篇先行刊印，並把徵文啓附後，以代序文。

敬啓者：我們最敬愛的朋友張菊生先生今年七十歲了；張先生向來極端反對慶壽，我們也不願提倡世俗慶壽的儀式，不過我們覺得像張先生這樣的人，在過去幾十年間不斷爲社會努力，爲學術努力，我們應該有一種敬禮的表示。

張先生是富於新思想的舊學家，也是能實踐新道德的老紳士。他兼有學者和事業家的特長。他早年就敝展虛榮，致力文化事業，服勞工所不能服的勞，不計成敗，不顧毀譽。三十餘年如一日；所以能把一個小印刷店提到全國第一個出版家的地位。他在學術方面本有很廣博的興趣，很淵深的造詣。涵芬樓所印古籍，皆是他所提倡指示。退休以後，十年之中，他用全力校勘全史，其搜羅之勤，功力之細密，皆見於他的百衲本廿四史跋文及校勘記。這一件偉大的工作，在他七十歲生日之前後，大致可以完成；這也是中國學術史上最可紀念的一件事。

我們現在提議一個簡單而富有意義的祝壽方法，就是徵集幾十篇有價值的

論文，刊行一本紀念冊，獻給這一位學者與學術界功臣，作爲他七十歲生日的一點壽禮。我們知道

先生對於張先生締交有素，此舉定荷

贊同；故將所擬徵集論文辦法另紙開奉，敬求

賜撰宏文，共成此舉，並乞

早日惠覆，幸甚幸甚。敬頌

著祺。

胡適

蔡元培

王雲五

目次

總類

中國學術史上漢宋兩派之長短得失·····	張君勱 (一)
歷代藏經考略 (附圖)·····	葉恭綽 (二五)

哲學

周易三陳九卦釋義·····	蔣維喬 (四三)
老子這部書對於道家的關係·····	唐 鉞 (五三)
述陸賈的思想·····	胡 適 (八三)
多元認識論重述·····	張東蓀 (九五)

社會科學

唐代經濟景況的變動·····	陶希聖 (一三九)
中國戰時應採的財政政策·····	張天澤 (一五三)
走私之背景及對抗方策·····	馬寅初 (一八五)
過去立憲運動的回顧及此次制憲的意義·····	吳經熊 (二一一)
己未詞科錄外錄·····	孟 森 (二五三)

近代書院學校制度變遷考……………謝國楨（二八一）

語文學

甲骨金文中所見的殷代農稼情況……………吳其昌（三二三）

自然科學

十二辰考……………傅運森（三六九）

譯刊科學書籍考略……………周昌壽（四〇九）

藝術

關於鑒別書畫的問題……………馬衡（四七一）

南陽漢畫像石刻之歷史的及風格的考察（附圖）……………滕固（四八三）

文學

汪龍莊先生致湯文端七札之記錄與說明……………蔡元培（五〇三）

歷史

廿五史篇目表……………黃炎培（五二三）

西魏賜姓源流考……………朱希祖（五二五）

中國文化之回顧與前瞻……………韋 懋（五八七）

編纂中國文化史之研究……………王雲五（六〇三）

中國學術史上漢宋兩派之長短得失

張君勸

一 漢宋兩派之爭執

吾國學術史上漢宋之爭，不始於宋；不始於明；而始於清初。蓋宋明兩朝之理學，以獨往獨來之氣概，自闢蹊徑，不獨不與漢學家度長絜短；自謂其所得，有超於漢人之上者；此爭端之所以不起也。明清之交，顧亭林輩反對王學之空譚心性，以陽明之學，比晉王夷甫之清譚。自是而後，有由王學而返於朱學者，是爲程朱派；更有舍理學而專以六經爲研究之對象者，是爲漢學派。漢學自清初迄於清之中葉，爲極盛之日，「家家許鄭，人人賈馬。」戴東原除從事於考證之學之外，並及於攻擊程朱，於是理學之復活運動又起矣。此運動中之中心人物，則唐鑑曾國藩輩是也。

唐鑑之言曰：

今夫經也者，聖人之至文也；聖人之至文，聖人之至道也；聖人之至道，人人之至道也；得人人之至道以求經而經傳，經傳而聖人之道亦傳。孟子之後，傳聖人之道以存經者，朱子一人而已。其他則大氏解說辭意者也，綜核度數者也；乃或以辭意之別於今，度數之合乎古，遂至矜耀，以爲得所未得，而反厭薄傳聖人之道以存經者，是其所以自處亦太輕矣。秦人有敬其老師而慢其師者，

或問之曰：「老師衣紫，師衣褐。」或曰：「然則非敬其老師也，敬紫也。」今之遵漢經師而詆朱子者，是亦敬紫之類也，又烏足與校哉？

曾文正之言曰：

近世乾嘉之間，諸儒務爲浩博，惠定宇、戴東原之流，鉤研詰訓，本河間、獻王實事求是之旨，薄宋賢爲空疏。夫所謂事者，非物乎？是者非理乎？實事求是，非卽朱子所稱卽物窮理者乎？名目自高，詆毀日月，亦變而蔽也。

同時有方東樹作漢學商兌一書，舉漢學家詆毀宋儒之言，一一從而駁之，以反攻之法爲理學張目。此理學復活運動，雖嘗發端，然因其中堅人物，參與對抗太平天國之戰事，未及開花結實，而先天折矣。

漢宋雙方之主張，可歸納爲下列各端：

甲 道之所在之異

漢學家以爲求孔孟之道不離乎古經。

例證 戴東原之言曰：『後之論漢儒者，輒曰「故訓之學云爾，未與於理精而義明。」則試詰以求理義於古經之外乎？若猶存乎古經中也，則鑿空者得乎？嗚呼！經之至者道也，所以明道者詞也，所以成詞者，未有能外於小學文字者也。由文字以通乎語言，由語言以通乎古聖賢之心志，譬之適堂奧之必循

其階，而不可以躡等者。」

宋學家以爲義理根於心，不必求諸古經。

例證 陸象山之言曰：「堯舜曾讀何書？」又曰：「六經皆我註脚。」

其稍溫和者，則有主張道學問道德性並重之朱子，其言曰：「大抵子思以來，教人之法，惟以道德性道學問兩事爲用力之要。今子靜所說專是道德性事，而熹平日所論，卻是道學問上多了。」（答項平甫書）

乙 道與佛教之關係

漢學家之自貴其學，謂其不爲佛說所染，其責宋學也，謂其雜以佛家思想。

例證 阮元之序漢學淵源記曰：「兩漢經學，所以當遵行者，爲其去聖賢最近，而二氏之說，尙未起也。」

戴震曰：「宋以前孔孟之書，盡失其解，儒者雜襲老釋之言以解之；於是有讀儒書而流入老釋者，有好老釋而溺其中，既而觸於儒書，樂其道之得助，因憑藉儒書以談老釋者，對同己則證其心宗，對異己則寄託其說於六經。」

宋學家中，雖有習靜與覺悟之說，然其目的，在乎立己立人，故去釋氏甚遠。

例證 王陽明之序象山集曰：「象山文集所載，未嘗不教其徒讀書窮理，而自謂理會文字頗與人異者，則其意實欲體之於身。其亟所稱述以誨人者，曰居

處恭執事敬與人忠；曰克己復禮；曰萬物皆備於我，反身而誠，樂莫大焉；曰學問之道無他，求其放心而已；曰先立乎其大者，而小者不能奪。是數言者，孔孟之言也，惡在其爲空虛者乎？獨其易簡覺悟之說，頗爲當時所疑。然易簡之說出於繫辭，覺悟之說，雖有同於釋氏，然釋氏之說，亦自有同於吾儒，而不害其爲異者，惟在於幾微毫忽之間而已。

丙 心性爲虛爲實之爭

漢學家以六藝之文，百王之典爲實，其於心性之探索，則目爲空譚；反之，宋學家則謂所事切於身心者，方得謂之爲實。

例證 顧亭林之言曰：「昔之清譚譚老莊，今之清譚譚孔孟，未得其精而遺其粗，未究其本而先辭其末；不習六藝之文，不考百王之典，不綜當代之務。舉夫論學論政之大端，一切不問，而曰一貫，曰無言，以明心見性之空言，代修己治人之實學；股肱惰而萬事荒，爪牙亡而四國亂，神州蕩覆，宗社丘墟！」

戴東原曰：「以理爲學，以道爲統，以心爲宗，探之茫茫，索之冥冥，不如反而求之六經。」

朱晦菴曰：「聖賢說性命，皆是就事實上說，言盡性，便是盡得三綱五常之道，言養性，便是養得此道，而不害至微之理，至著之事，一以貫之，非虛語也。」

陸象山曰：「宇宙間自有實理，所貴乎學者，爲能明此理耳；此理苟明，則自有實行實事。」又曰：「千虛不博一實；吾生平學問無他，只是一實。」

丁 方法之爭

漢學家既以爲求聖人之道，不離乎古經，所以解經者，不離乎文字，故其下手之法，在乎訓詁小學；至於宋學家則以爲義理自義理，不應求諸訓詁文字與典章制度之中。

例證 錢大昕曰：「訓詁者，義理之所從出，非別有諸理出乎訓詁之外也。」又曰：「訓詁之外，別有義理，非吾儒之學也。」

戴震曰：「後世儒者，廢訓詁而譚義理，則試詁以求義理於古經之外乎？若猶在古經中也，則鑿空者得乎？經之至者道也，所以明道者詞也，所以成詞者，未有能外於小學文字者也。」

方東樹曰：「漢學諸人釋經解字，謂本之古義者，大率祖述漢儒之誤，傳會左驗，堅執穿鑿，以爲確不可易，如以「箕子」爲「荻茲」，「枯楊」爲「姑楊」，「蕃庶」爲「蕃遮」數百千條，迂晦難通。」何義門云：「但通其訓詁，而不辨義理，漢儒之說詩，皆高子也，信乎朱子有言，解經者一在以其左證之異同而證之，一在以其義理之是非而衷之，二者相須不可缺，庶幾得之。今漢學者，

全舍義理而求之左驗，以專門訓詁，爲盡得聖賢之傳，所以蔽也。」

方東樹又曰：「至謂古聖賢義理，即存乎典章制度，則訓詁以經典所載曰欽、曰明、曰安、曰恭、曰讓、曰慎、曰誠、曰忠、曰恕、曰仁、曰孝、曰義、曰信、曰慈、曰儉、曰懲、忿、窒、慾、曰遷善改過、曰賤利重義、曰殺身成仁，反而言之，曰驕泰、曰奢肆、曰苟妄、曰自欺、曰讒諂、曰貪鄙。凡諸義理，皆關修齊治平之大，實不必存乎典章制度，豈皆爲異端邪說歟？」

漢宋兩派爭執之中心問題，不外如上所舉。吾人以今日之眼光評之，漢學家所研究者爲文字，爲名物，謂爲近於西方之文字學，考古學可也；宋學家自心性之微處，以求人之所以行己立身，與夫治國平天下之道，其所研究有屬於形上學，有屬於心理，有屬於倫理，簡而言之，可稱爲哲學。一方既爲文字學，他方則爲哲學，在今日言之，不特不能以甲方打倒乙方，且兩方之間，雖欲衝突而不可得。何也？爲文字學者，攷文字之解釋，古書之真僞，與夫名物之由來，何能與以形上學以倫理爲對象之哲學發生衝突乎？雖然，雙方之爭執，起於吾國之古代典籍。一以欲求聖人之道，舍古經莫由，故當從文字訓詁下手。一則以爲求聖人之道，雖不離乎典籍，然所以判斷典籍中之難題者，不能不以心中之義理爲斷；可知心中之義理，自爲判斷一切之最後標準。如是言之，所謂漢宋兩派之爭，不起於其研究之對象，不起於兩種學問之本身，而起於

古代典籍之是否代表全部義理，與夫所以瞭解古代典籍者，應由文字入手，抑另有所以判斷之標準在也與否之問題也。

吾人先將理學之性質解釋一番，俾世人曉然理學之所以成立，自有其自強之根據，非漢學家所得而任意推翻。所謂理學之根據有二：一曰思想系統，二曰概念。凡所以成爲一科之學者，自有其思想，自有其系統；科學然，哲學然，乃至吾國之理學亦無不然。有天道焉，如所謂太極、無極、理氣是。有人道焉，如心、性、情、慾是。自濂溪而後，此學自成一種統系，且確有超出古經之外者。若窮其由來，亦惟曰思想力實爲之，與古經之出於古先哲人之心思者一。若必取後人之思力從而否認之，則後人之學將無能出乎前人之上者，此斷乎其不可通者也。凡所以成學者，既有其系統，而其爲之單位者曰概念；由概念之連貫，而其系統以成。譬之朱子輩之言理，必舉孟子心之所同然之言以解釋之，而戴東原舉木中紋理，或文理密察之言以解釋之。一以爲理在心，故引孟子之言以說明之；一以爲理在外，故以木石爲之證驗。凡此解釋之不同，初不關乎文字，不關乎小學；蓋由哲學立場之不同，而理之概念因之以異，即其他概念之異同，亦以此根本立場之異爲之根。戴氏雖以文字訓詁爲護符，實則其所以自成一言者（如孟子字誼疏證），初非字義之疏證，乃其自創之哲學學說也。讀者誠明此二義，可知理學之所以爲理學，自有其最堅強之根據，非古經與小學所得而範圍。

之。自今日學術之性質言之，一爲文字典籍之考證，一爲義理之探求，雙方各有其範圍，各有其方法，彼此間正不必有所詆排也。

二 宋代學術之評價

以上所言，乃就清代學者所以排濂、洛、關、閩與爲陽明之學者而言之也。吾人更進而窮之，則有應攷察者三事：第一所謂宋學云云，如濂、洛、關、閩之理學家，是否不講考據與訓詁之學乎？所謂宋學云云，但以濂、洛、關、閩爲代表之說法，對於宋代學術之評判是否公允乎？江藩氏有言：「經術一壞於東西晉之清譚，再壞於南北宋之道學。」宋學家對於古經所負之責任，果如是重大乎？此三問題，吾人處今日應以無偏無黨之精神，加以研究者也。

江藩氏之言曰：「宋初承唐之弊，而邪說詭言，亂經非聖，殆有甚焉，如歐陽修之詩，孫明復之春秋，王安石之新義是矣。至於濂、洛、關、閩之學，不究禮樂之源，獨標性命之旨，義疏諸書，束置高閣，視如糟粕，棄等弁髦，蓋率履則有餘，考鏡則不足也。」

同時，清代漢學家所主持之四庫全書總目亦有言曰：「洛、閩繼起，道學大昌，擺落漢唐，獨研義理，凡經師舊說，俱排以爲不足信。」

此江氏與四庫全書總目之言，自吾人今日觀之，不可謂爲持平。蓋一時代之精神，漢代學者，以守家法爲務，此漢代之精神也；宋代學者，讀古人書，求發前人之所未

發，此宋代之精神也。當清人以漢代爲宗之日，自然以恢復漢人成法爲唯一能事。然就學術之進步言之，則發前人所未發之舉，安得而一概抹殺？朱子嘗序呂氏家塾讀詩記曰：

唐初諸儒作爲疏義，因爲踵陋，百千萬言，而不能有以出乎二氏（指毛鄭而言）之區域。至於本朝，劉侍讀、歐陽公、王丞相、蘇黃與河南程氏、橫渠張氏，始用己意，有所發明，雖其淺深得失，有不能同，然自是之後，三百五篇之微詞奧意，乃可得而尋繹，蓋不待講於齊魯韓氏之傳，而學者已知詩之不專於毛鄭矣。

魏安行序孫明復之春秋尊王發微曰：

六經皆先聖筆削，而志獨在於春秋者，賞善罰惡尊天子而已矣。奈何傳注愈多，而聖人之意愈不明？平陽孫明復先生，奧學遠識，屏置百家，自得褒貶之意，立爲訓傳，名曰尊王發微，其詞簡，其義明。

自清代言之，以宋人之擺落漢唐爲非；自宋代言之，則以不出前人範圍爲陋，而以始用己意有所發明，屏置百家，自得褒貶之意爲高。可知一時代有一時代之風氣，安可以甲代爲定是，乙代爲定非乎？

吾人姑讓一步言之，治經者不應有所發明，應以守古人成法爲務，應從訓詁考